

## 從美麗境界到烏托邦

鼻頭頸科主治醫師 林士翔

我一直有個夢  
想創造一個大家可以放心地相愛的世界  
在那裡我們可以本來的面貌愛人和被愛  
不必以為等到我們更高、更聰明、更漂亮  
更像某個偉人才能做到  
而以原來的樣子被愛、被接受

可是我們不能白白地得到  
除非我們先對別人這樣做  
當我們能愛自己，就比較容易愛別人  
當我們能愛自己，就不會傷害自己也不會傷害別人  
把某人、某個團體不好的偏見除去吧  
當我們了解到大家都這麼好  
一個可以放心彼此相愛的世界就有希望了  
…… …… 黛安娜王妃

在人類的歷史裏，傳統的倫理學十分強調個人自我負責的重要性，人皆生而平等，人本其自我意志，努力向上，學得知識與技能，而可獲得他人及社會的肯定，進而享受幸福的果實，若一個人不幸福，必定是因為貪玩、不努力，自己必須為此負責。這樣的觀念主導了數千年來人類的歷史，就像達爾文的近化論一樣，弱肉強食、適者生存。而自古至今，哲學家口中所述的烏托邦、世界大同等理想，被視為遙不可及，甚而未曾勾勒出一幅藍圖，究竟烏托邦只是哲學家的夢想？人類的進化已走到了極限？

在醫學上，一個得到癌症的病人，我們會將其歸因於病人個人遺傳、營養、抽煙、喝酒、嚼檳榔等不正常的生活習慣等等因素，而告訴其他人，你不可以去做抽煙、喝酒、嚼檳榔等等…這些事情，當我們詢問肺癌病人病史的時候，就會有意無意的告訴病人，你就是抽太多菸才會得這種病，而背後隱含的意義就如同：你為什麼要抽煙、你這麼容易受誘惑、你控制不了自己嗎、我都可以不抽煙為什麼你不行。當我們從自認為客觀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的時候，我們的結論是這樣。

然而，我們真的解決問題了嗎？當你教育甚至恐嚇病人抽煙會得肺癌、得愛滋病會活的很難堪、死的很難看，肺癌或愛滋病就得到控制了嗎？結論是否定的。到底我們忽略了什麼？

或許回到最初的想法，其實人是生而不平等的，每個人有不同的家庭環境、學校教育、社經背景、甚至是國家政策等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，一昧的責備受害者並不能解決問題。我們能夠體會低社會階層的人三餐無法溫飽，叫他擁有均衡的飲食是不可能的事實，卻常忽略了一個常需抽煙應酬、或是在抽煙是一種時尚代表的文化下成長個人的戒煙是如何的困難。我們常會站在自己的立場去看事情，認為只要你能好好的去做該做的是，如戒煙、戒酒、減重、注重衛生飲食均衡等等…就可以活的很幸福、很快樂，宛如手中擁有真理之劍，就能掃除一切罪惡。

然而，真理之劍，掃除的是罪惡嗎？希特勒認為猶太人是禍源，造成人類屠殺的悲劇，我們是否記取慘痛的教訓呢？時至今日，深沉的烙印依舊刻化、分裂著人類。就如同原住民不愛工作喜歡喝酒鬧事、黑人區很危險、同性戀愛濫交、外籍新娘教育差，生出來的小孩健康會有問題…真的是這樣嗎，當我們揮著真理之劍掃除罪惡之時，我想起聖經上的一段話，主說，「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先拿石投打她」。原住民不工作是因為不愛工作還是沒有工作機會，根本的原因是教育資源不足？師資不夠？交通不便利？還是政治資源太少？若黑人真的危險，那降低黑人生育率就可改善美國治安的推論不就更是危險嗎？

人不必等到變得更高、更聰明、更漂亮，更像某個偉人才能幸福，而應以原來的樣子被愛、被接受。病人所需要的不是批評或論斷，而是一顆關懷善解的心，給予支持。在春秋戰國的亂世裏，曾子曾說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！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」就如同那些生病的人一樣，有許多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，我們應設身處地，以一個更全面，更寬廣的角度去關懷，去幫助他，改善他所處的環境、以適當的政策去介入，來避免他產生錯誤的行為或疾病。

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，仍只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才結出許多子粒來。當一粒麥子死了，是否喚醒了我們了呢，邱小妹是一粒麥子，林致男也是，當我們對這些受難者一陣躡伐之際，是否想到，我們的緊急救護系統、醫師值班制度、醫學教育、社會

價值觀出了什麼問題，該如何從根本去改善。當前醫病關係惡化，是醫師貪財、病人浪費、健保局用錢衡量人命？還是一個政策設計的錯誤。當一粒麥子犧牲了，我們應以慈悲的心，探究其背後的意義，再結出許多子粒來。

在電影美麗境界裏，一個罹患精神分裂症的病患，從病發的混亂無助，到經由家庭、學校、社區的支持後，與疾病和平共存，甚至後來得到諾貝爾獎，最發人深省的莫過於片名稱為 A beautiful mind，是阿！一個精神病患病患的心也是一顆 beautiful mind，不論你是高矮胖瘦或紅黃黑白，每個人都有資格被愛、被接受，這就是烏托邦吧！我們應以更寬廣的眼光，去除偏見與烙印，提供良好的社會支持。就像小王子所說的：「只有用心去看，你才能看清事情的真相」，這樣子從美麗境界到烏托邦就不遠了。